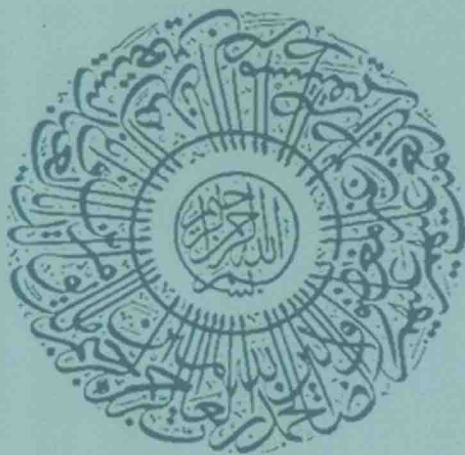


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

刘曙雄◎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
项目批准号 04BZJ011

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

刘曙雄 晏琼英 雷武铃 著
王旭 王希 荣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刘曙雄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1-21763-4

I. ①南… II. ①刘… III. ①伊斯兰教—宗教文化—研究—南亚
②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研究—南亚 IV. ①B968②D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0938 号



书 名: 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

著作责任者: 刘曙雄等著

责任编辑: 朱丽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763-4/B · 109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75 印张 290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伊斯兰文化在南亚的传播与发展	6
第一节 伊斯兰文化在南亚的传播	6
一、伊斯兰文化传入南亚	6
二、奠定南亚伊斯兰文化根基	12
第二节 南亚近现代伊斯兰思想文化	18
一、南亚近现代伊斯兰思想及其特点	18
二、伊斯兰现代主义和现代伊斯兰主义	23
第二章 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的先驱:赛义德·艾哈迈德·汗	31
第一节 政治思想	33
一、与英属印度政府合作	34
二、参与型政治思想的萌芽	35
三、强调分区选举制	37
四、提出“两个民族”理论	40
第二节 教育思想	44
一、倡导西式教育	46
二、阿里格尔运动	49
三、表达政治诉求	53
第三节 宗教和社会改革思想	56
一、迎接西方的挑战	56
二、重新诠释《古兰经》	59
三、理性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	67

四、对教法具体问题的再解释	76
第三章 南亚穆斯林宗教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81
第一节 认识论	82
一、发展观念下的知识	83
二、知识的含义及其神圣性	85
三、作为知识的宗教	88
第二节 存在论	89
一、统合的意图	89
二、物质的存在和人的存在	91
三、生命和意识的存在	94
四、创造者与全能者	96
第三节 社会实践论	100
一、伊斯兰历史文化精神	100
二、宗教民族主义	105
三、创制论思想	107
第四章 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家:艾布·艾阿拉·毛杜迪	113
第一节 确立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	113
一、早期经历和思想基础	113
二、社会思想变革	116
三、政治变革思想	118
第二节 伊斯兰国家理论与形态	124
一、国家理论溯源	125
二、国家基本原则	127
二、国家政治制度	133
第三节 圣战观念与变革理论	137
一、圣战观念溯源	138
二、圣战观念内涵	143

三、非暴力变革理论	148
第四节 伊斯兰促进会	152
一、伊斯兰促进会的历史	152
二、伊斯兰促进会的纲领和组织	156
三、现代政治中的伊斯兰促进会	161
第五章 南亚现代穆斯林政治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165
第一节 谋求印度自治的思想和实践	168
一、思想源流	168
二、合作共处	173
三、社会改革	185
第二节 传统束缚与现代冲击下的抉择	190
一、与甘地思想的分歧及其根源	190
二、适合印度国情的代议制度	201
三、对教派主义的回应	210
第三节 奠定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	219
一、建国理论及蓝图	219
二、治国理念	228
三、影响与缺失	236
第六章 伊斯兰教对南亚现代政治的影响	243
第一节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伊斯兰教	243
一、穆斯林分离运动	243
二、建立穆斯林家园	248
三、宗教的作用和产生的问题	252
第二节 伊斯兰教和南亚国家建构	254
一、巴基斯坦建国进程	255
二、印度世俗主义政策	266
三、印度穆斯林的选择	270

第三节 伊斯兰教和南亚地区政治	272
一、从王公统治到自决运动	272
二、克什米尔问题的演变	276
三、印巴关系和克什米尔前景	282
参考文献	287
后记	291

导 言

“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是一项区域性宗教文化和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的研究。其所涉及的地区“南亚”，主要是印度和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的巴基斯坦，也包括1972年从巴基斯坦分离的孟加拉国。印度穆斯林占总人口的13.4%，约1.54亿；巴基斯坦总人口为1.7亿，穆斯林占总人口的97%，约1.57亿；孟加拉国总人口1.47亿，穆斯林占总人口的88%，约1.27亿。穆斯林人口在南亚这3个主要国家为4.38亿，占世界穆斯林总人口近30%。^①本研究的重点是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思想文化在上述地域自身的演进、变化和发展，以及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的影响和关联。

印度是一个多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国度。古代吠陀教、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文化是印度的本土文化，多种宗教文化虽各成体系，但亦相互消融、传承影响。经过对传统宗教的改革，公元9世纪以后，终于形成了以印度教文化为主体的印度文化。公元8世纪起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伊斯兰教一方面接受了当地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给当地文化施以影响，经过与本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印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印度伊斯兰文化。印巴分治以后，印度的伊斯兰文化载体既部分地留存于印度之内，又部分地从印度本土抽生出来，演变为一种区域性文化——南亚伊斯兰文化。

在南亚伊斯兰区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就伊斯兰教本身而言，它存有一种内在的驱动机制，这种机制导源于内核文化；它与其他文化碰撞交融，产生嬗变和发展，而后形成的是外缘文化。区域文化虽具有相对独立的形态，但仍是从属于内核文化的一种外缘文化。^②

① 据美国 *The World Fact Book* 2008《世界各国概况》提供的统计数据。

② 见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作者在研究文化结构基础上，对多重文化结构提出处在中心地区的文化为“内核文化”，环绕在“中心”外围的文化为“外缘文化”的理论设想。

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成为世界各伊斯兰文化区域的内核,而中亚伊斯兰文化、西亚伊斯兰文化、南亚伊斯兰文化、东南亚伊斯兰文化等都环绕在这个内核的外围,构成内核的外缘。从结构上分析,外缘文化是二重的,有的甚至是多重的。南亚伊斯兰文化呈现的结构偏向于多重结构,它在形成过程中既受到源自阿拉伯半岛的文化浪潮的冲击,也曾受到波斯文化浪潮的冲击。以冲击的强度而言,波斯文化的冲击更大、更直接。当波斯文化冲击印度的时候,波斯文化本身已经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外缘文化了,所以,来自西亚伊斯兰文化的冲击才是形成印度伊斯兰文化的直接因素,其影响因子较大。这一点可以从构成一种文化的主要成分上得到证明。比如说,乌尔都语、普什图语、俾路支语等受到的主要是波斯语的影响,而不是阿拉伯语的影响。阿拉伯语对乌尔都语的影响是间接的,巴基斯坦信德省地区的信德语在公元8世纪受到来自阿拉伯文化的直接冲击,直接受到阿拉伯语的影响多一些。

内核文化具有“自生性”特点,具有强大的“持守”功能;而外缘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复合性”,因而具有强大的“再造”功能。因此,在南亚,伊斯兰文化传入后不仅未能被本土文化同化,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再造功能,吸收异文化的养分,这不仅包括印度的本土文化的养分,也包括后来传入印度的西方文化的养分,在文化更新方面迈出的步伐比内核文化更快。甚至还可以说,在多重结构的外缘文化里,小的单元文化比上一级单元文化迈出的步伐也更快捷一些。这也符合物理学原理,物体离重心越远,引力就越小,因而自由度就越大。距离内核文化越远的外缘文化,张力也越大。南亚伊斯兰文化具有的这一特点和功能,也是这一外缘文化能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的原因。这种力量和张力的存在,我们可以从南亚伊斯兰现代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回顾中看到它的存在和作用。

肇始于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到20世纪末为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穆斯林启蒙运动时期,从1857年至1906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后,以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ayyid Ahmad Khan, 1817—1898)为首的印度穆斯林怀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开始了一场旨在改善自己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思想启蒙运动。第二阶段为“印度穆斯林觉醒”时期,从1906年至1947年。1906年12月印度“穆斯林联盟”的成立,标志着穆斯林迈出了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应该拥有一席之地之的关键性步伐。穆斯林联盟提出并强化“印度穆斯林”这一概念,并

以此作为在印度国内获取更多社会权益和更多政治地位,甚至构建一个独立国家的符号。他们举起伊斯兰教和乌尔都语两面旗帜,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为印度穆斯林群体寻找归属。在穆斯林联盟的激进领导者心目中,印度国家民族主义逐渐淡漠,而宗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却不断凸显,进而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1940年3月23日,全印穆斯林联盟拉合尔会议通过了《巴基斯坦决议》。第三个阶段是巴基斯坦独立和建国时期,从1947年至今。根据英国政府提出的“蒙巴顿方案”,印度实行了“印巴分治”,巴基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通过新宪法,国名改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71年2月,在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炮火之中中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1972年1月定国名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影响和支配这一个半世纪南亚社会历史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源流、社会思潮、英国殖民统治策略、印度国大党的政策、外部的政治气候、国内各主要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等等,就印度穆斯林群体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宗教运动、变革社会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起到了主导和引领的作用。

所谓外部力量即来自西方的现代思想和意识。英国殖民者在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同时,也给印度社会带来了现代西方思想,推动了包括穆斯林社会在内的整个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思考、阐述印度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1857年后,面对西方强势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以及印度教群体不断增强的势力,以赛义德·艾哈迈德·汗为代表的印度穆斯林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穆斯林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改造穆斯林社会,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穆斯林联盟的领导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ad Ali Jinnah, 1876—1948)等接受了他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提出了建立一个世俗的现代穆斯林国家的主张。他们领导穆斯林取得了独立运动的胜利,建立了巴基斯坦。同样是面对当时穆斯林社会的危机,艾布·艾阿拉·毛杜迪(Abul Ala Mawdudi, 1903—1979)却从另一角度提出了解决的方法。毛杜迪认为,穆斯林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穆斯林对于伊斯兰教信仰的淡漠。因此要彻底解决穆斯林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必须回归《古兰经》和圣训,复兴伊斯兰教的信仰,根据创制的原则对《古兰经》和圣训重新加以解释和补充,以解决现代伊斯兰社会中的一切问题,

全面恢复伊斯兰教制度。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 1877—1938)处于艾哈迈德·汗和毛迪杜之间,居于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就在伊克巴尔出生的1877年,艾哈迈德·汗建立起了第一所穆斯林近代教育类型的阿里格尔学院,旨在培养既掌握传统文化又具备西方科学知识的新一代穆斯林知识分子。这种西式教育当时还受到了保守的宗教学者的反对,而伊克巴尔正是艾哈迈德·汗教育理念的成果:既接受了传统伊斯兰文化教育又受到了西方现代教育。伊克巴尔晚年重病期间,计划撰写《伊斯兰法律思想重建》,他为此邀请毛迪杜作他的秘书,但只是停留在准备阶段而未能写出。而此后尤其是巴基斯坦立国后,毛迪杜一生致力于探讨伊斯兰国家制度与法律的建设,探讨如何把伊斯兰教义与现代国家的实际运行的需求结合起来,制定既符合伊斯兰原则又切合现代国家发展的制度和法规。他们之间可谓薪火相传。

伊克巴尔与艾哈迈德·汗和毛迪杜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艾哈迈德·汗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启蒙运动鼓动者和宣传家。他直接面对的是穆斯林内部极端的、完全拒斥西方现代科学教育的保守派。他要倡导的是新的开放的观念。因此,他办教育,办报纸杂志,进行宣传教育,制造影响以改变穆斯林的观念,进而改造社会。对于艾哈迈德·汗来说,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实行开放的西方式教育,培养活跃的社会精神生活,投身现代历史潮流之中。因此,艾哈迈德·汗的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毛迪杜也很明确,他办杂志,组织社会团体或参与政党活动,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以此来影响穆斯林。巴基斯坦国家建立后,新的政治生活已经开始,毛迪杜思考和实践的是如何参与这一新的政治进程。他考虑的也是国家实际层面的问题,即法律和制度建设问题。伊克巴尔是一位诗人和宗教哲学家,他的思想基点在于,一方面他参与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比如担任省立法会议员,担任穆斯林联盟(拉合尔)主席,提出建立独立的穆斯林政治实体的主张;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又并不是针对解决当下现实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他立足于印度实际,但立志于为伊斯兰世界的复兴奠定一个认识的基础,思想的基础,一个根本出发点。他的理想是,不仅印度的穆斯林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能从中获得指导。他认为就像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康德以来的西方近代思想基础上一样,新的伊斯兰文明的复兴,也应该要有一个思想基础。而他致力于思考和探索这个基础。他的哲学家气质和诗人

气质使得他的思想有一种更纯粹的色彩。他的思想给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增加了丰富性和厚重感,具有某种对印度地域及其历史阶段的超越性。真纳自 20 世纪初登上政治舞台,他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对南亚现代历史进程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他早年参加印度国大党,致力于通过宪政改革实现印度自治,为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复杂历史原因,真纳无法实现他的早期理想,因而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观念与目标以维护印度穆斯林权益。作为全印穆斯林联盟的重要领导人,他致力于为印度穆斯林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既体现了对以民主政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接受与批判,又体现了对伊斯兰教文化的独特认同。他对于复兴伊斯兰教在南亚的统治并无热情,而是力图寻求建立伊斯兰世界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以促进南亚穆斯林的发展。因此,伊斯兰教虽然作为巴基斯坦的国教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至今巴基斯坦还是一个政教分离的联邦制国家。真纳的建国与治国理念对他逝世后的巴基斯坦,乃至当今巴基斯坦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因此,展开对南亚伊斯兰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艾哈迈德·汗、伊克巴尔、毛杜迪和真纳的研究,客观地表述和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论,透视他们的宗教改革思想形成的时代因素、区域文化因素以及他们作为伊斯兰世界著名人物的个人因素,是研究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的一条重要的路径。伴随着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在历史的层面上,我们着眼于揭示他们在南亚社会历史进程中和思想流变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在现实的层面上,着重揭示南亚地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对本地区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产生的影响。

第一章 伊斯兰文化在南亚的传播与发展

第一节 伊斯兰文化在南亚的传播

伊斯兰教创立后,阿拉伯人继续与印度保持着贸易往来。至公元 8 世纪,印度南部沿海地区出现了阿拉伯移民,他们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把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半岛的生活习俗带到了南亚次大陆,开始了伊斯兰文化在南亚的传播。公元 711 年,倭马亚王朝将领穆罕默德·本·卡西姆(693—715)率阿拉伯军队自巴士拉沿海路攻入印度,占领信德,向北征服了木尔坦。信德和旁遮普地区成为穆斯林在南亚传播伊斯兰教最早的区域。11 世纪初,位于印度西北方向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入侵印度。迈哈姆德^①的军队从 1001 年至 1025 年的 24 年间不断地征伐印度。13 世纪初,穆斯林在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并统治了 320 年。莫卧儿王朝创建于 1526 年,历时 3 个多世纪,至英国直接统治印度宣告结束。从公元 8 世纪到 16 世纪,大量穆斯林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路线进入南亚次大陆,经过长时期的融合与缓慢的同化,伊斯兰文化在印度扎下根基,莫卧儿王朝建立后,伊斯兰化基本完成,并开启了印度近代历史的进程。

一、伊斯兰文化传入南亚

1. 伊斯兰教广泛传播

伊斯兰教创立后至公元 8 世纪初,少量的阿拉伯人从海路来到印度,印度人开始接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此后,武力征服是伊斯兰教进入印度的主要形式。阿拉伯穆斯林最早入侵印度,他们的入侵也把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带到了印度。然而,从印度西北方向入侵的突厥穆

^① 迈哈姆德(Mahmud, 970—1030)即马茂德,伽色尼王朝第一个独立的君主,997 年至 1030 年在位。

斯林才是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命运的力量。伽色尼王朝的迈哈姆德攻占了旁遮普,将印度富庶的粮仓划入自己的疆域;他的军队还深入印度的腹地,捣毁印度教庙宇,掳掠珠宝珍品;他还曾两度进攻克什米尔,在拉合尔建立王宫,派遣副王摄政并最终促成13世纪初穆斯林王朝——德里苏丹国在印度的建立和此后延续了3个多世纪的统治。迈哈姆德的入侵从西北方向打开了印度的大门,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传播到南亚次大陆。

1206年至1526年,德里苏丹国经历了奴隶王朝、卡尔吉王朝、图格鲁克王朝、赛义德王朝和洛迪王朝等穆斯林当权的统治。穆斯林在德里建立了巩固的政权后便逐步向南推进。在卡尔吉王朝(1296—1316)时期,苏丹阿拉·乌德·丁·卡尔吉派遣手下名将马立克·卡夫尔南征,于1310年全面吞并和控制了德干^①地区。此前,在西北部 and 旁遮普地区定居的突厥人,也就是苏丹迈哈姆德在11世纪最初的四分之一的时期里攻打过印度腹地后留在印度西北部的人,其中一个称为古尔查拉的穆斯林部落攻占过德干,但这个部落没有取得巩固的统治。一方面他们面临地方势力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他们内部为争夺统领权相互厮杀,因此,直至13世纪初的两个世纪内,德干地区由于战乱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局面之中。马立克·卡夫尔控制德干后,在北方通行的乌尔都语和伊斯兰文化被带到德干并在该地区传播开来。卡尔吉的军队同时还占领了德干以西的古吉拉特地区即印度中部的西海岸平原地区,使德干和古吉拉特连成一片,横贯印度中部。卡尔吉苏丹对被占领的古吉拉特和德干地区的行政管理进行改革,将这一地区划分为几百个小的行政区,从北方为每个小区域派去一名突厥官员,负责税收和行政管理,为中央王朝军队提供给养。

14世纪,德里苏丹国进入了图格鲁克王朝时期(1325—1351)。穆罕默德·图格鲁克是一名专制但也开明的君主,他以德取士,不分印度教教徒或穆斯林,凡是有才能的皆委以重任。同时,他还采取一些重要步骤治理国家。为加强税赋管理明令诸侯向中央申报土地数量和收入;在恒河和朱木拿河流域富饶地区增加税收;设立农业大臣,扩大农垦面积。他在位时做出的最重要的决策是迁都,将首都从德里迁往德干的德瓦吉里,并将德瓦吉里改名为达腊巴德(财富之地)。图格鲁克迁都的原因有多方面的考虑,从行政管理上看,德瓦吉里处于印度的中央。从安全上看,新都

^① “德干”在印地语里是南方的意思,即印度的南部地区。

远离西北边境,容易避开蒙古入侵者的侵扰。从经济上看,可以就近利用南印度的资源。从文化上看,可以向南部传播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迁都是强制性的,从1326年至1335年前后经历了9年时间。虽然迁都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打通了德干和古吉拉特与北部地区的交通,不仅加强了北部和中南部地区的经济贸易和社会往来,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德里苏丹国建立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传播到印度东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是印度佛教最后留存的地区。1197年和1202年至1203年,突厥穆斯林攻击了比哈尔和孟加拉地区,迫使大批佛教徒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孟加拉苏丹国建立于1336年,此后有大批低种姓的印度教教徒由于不堪忍受封建主的压迫和歧视而改宗伊斯兰教。这一时期,印度的其他一些地区也建立了穆斯林地方政权,如江普尔苏丹国和古吉拉特苏丹国等。

2. 伊斯兰教传播的诸多因素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以及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之所以能以武力叩开印度的大门,进而征服了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大国,这与印度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8世纪开始,北印度小国林立,战乱不断,印度社会呈现一种分裂局面。到8世纪晚期,在北印度和印度中部形成了普罗蒂诃罗、帕拉和拉喜特拉库特(Rashtrakutas,又译拉什特拉库塔,8世纪至9世纪德干地区的主要势力)等三个王朝。三个国家互相争雄、相互征战,既破坏了北印度的经济,也削弱了各个王国的力量。至10世纪末,北印度三雄争霸局面以三败俱伤而告终。比起北印度来,南印度分裂得愈加细碎。长期无休止的内战使全印度陷入兵尽财穷之境,不但没有一个王朝有能力统一全印度,更谈不上有能力抵御外族入侵。这就为外部势力的入侵打开了大门。

在印度社会,种姓制度不仅仅是划分宗教内等级的制度,而且成为服务于封建压迫的工具。低等种姓受到深沉的压迫和歧视,当他们接受到伊斯兰教宣扬的人人平等的思想时更容易产生冲破种姓制度约束的愿望。这也是当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各地时,得到低等种姓民众的普遍认可,从而接受新宗教,甚至皈依新宗教的重要原因。在文化方面,10世纪前后,承载印度古老文明的梵文开始衰落,代之而来的是各地方语种的蓬勃兴起。如印度北方的印地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等逐渐成熟,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必需工具。众多现代语言的同时兴起,不仅导致社会文化活

动的地区化,也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地区化倾向。印度社会比过去更加失去了凝聚力,当一种新的文化传入时,它不大可能遭遇整体性的抵御。在宗教方面,11世纪始于南印度的虔诚派运动其思想主张与伊斯兰教苏非派亦有相通之处。虔诚派主张所有虔信者不论属于哪一种姓,在神的面前一律平等。当虔诚派运动自南印度传入北印度后,便进一步融入了伊斯兰教苏非派“虔信真主”和“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等教义。而这不仅增强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又有助于苏非思想的更广泛的传播。

伊斯兰文化传入印度的过程中,统治者主要运用武力手段,攻击和征服印度的领地,扩大统治的疆域,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穆斯林统治者率领军队的入侵成为传播伊斯兰教的主要途径,而伊斯兰教上层乌里玛和以苏非为代表的伊斯兰传教者则是一种辅助的力量。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使得伊斯兰教最终传入了印度,而后一种力量在传播伊斯兰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更为重要,其意义更为深远。

从8世纪到德里苏丹国初期,印度大部分穆斯林是外来阿拉伯人和突厥穆斯林及其后裔,“外族穆斯林社团,除旁遮普地区外,人数有限,改宗与同化是个缓慢的历史过程,持续数世纪之久;大部分印度穆斯林是在公元13—15世纪改信伊斯兰教的本地居民”。^①推动印度人改宗的力量来自乌里玛和苏非。乌里玛意为“有知识者”,是伊斯兰宗教学者的总称。在逊尼派中,乌里玛没有严密的组织,主要以其学识和虔诚获得威望,往往自称为伊斯兰教监护人、正宗信仰的弘扬者、捍卫者。^②最初进入印度的伊斯兰教信徒均为逊尼派,因此作为伊斯兰教正统派维护者的乌里玛,希望在印度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的原则建立彻底的伊斯兰教政权。他们认为印度人都是“异教徒”,对待印度教教徒的态度甚为极端,反对统治者吸收印度人参与国家事务,更反对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对印度人采取缓和政策。由于乌里玛所奉行的是宗教压迫政策,因而他们在促使当地人改宗伊斯兰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与乌里玛在上层社会发挥的作用相比,苏非传教者在民间传播伊斯兰教义的活动影响更为深远,他们为促进当地人改宗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扎根印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内的一种思想主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派别。

①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83页。

② 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第532页“乌里玛”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

它是随着阿拉伯帝国对外征战的胜利,伊斯兰社会出现阶级分化,下层虔诚信徒对统治者严重不满而产生的一种思潮。苏非主义吸引有大批信仰者和拥护者,成为一支社会力量。苏非们专注的问题是穆斯林品行的修养,追求的是超凡脱俗、净化灵魂、返璞归真,最后实现与真主合一的最高境界,因而也称作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最初出现于8世纪中叶,12世纪中叶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苏非教团。

来到印度的苏非的主要活动并不是传播和实践苏非神秘主义,而是以伊斯兰教教徒身份传播伊斯兰教。这是因为苏非来到印度之后,他们面临的首要矛盾并不是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之争,而是要努力在印度这个全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且能够得到发展。由于他们面对的是与他们信仰完全不同的异教者,苏非只能选择先传播和阐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也正因为如此,来到印度的苏非在传播伊斯兰教这一根本目的上与正统乌里玛取得了一致,也与穆斯林统治阶级取得了一致,因而印度苏非为伊斯兰统治在印度的确立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苏非们传教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建道堂、办学校、云游、布道等。他们接触的人群也很广泛,既有中下层民众,又有上层统治者和贵族;既有印度教教徒,又有佛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苏非们克己、守贫和慷慨的品性,所宣传的平等对待一切人的思想,以及他们倡导的对神的神秘的爱,为许多低种姓印度人和一部分追求建立公正社会的印度教教徒所欢迎,对印度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使得很多印度教教徒纷纷改宗伊斯兰教。其中苏非大师们及主要教团所起的表率作用更是引人注目。

胡奇维利(1009—1078,一说1072)是早期进入印度并定居的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苏非。他于11世纪40年代前后来到达拉合尔,一住就是30多年,直到去世。在此期间,他以自己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在当地群众中传播伊斯兰教义,用穆斯林施舍的财物赈济穷人。胡奇维利坚持一神论,坚持遵守伊斯兰教法,强调神爱,肯定神智,竭力排除与正统教义相抵触的观点和信条,使印度苏非派在产生之初接受的就是一种能见容于正统派教义的神学思想,同时也奠定了印度苏非派在以后的发展中与伊斯兰教正统派和上层统治者关系的基调。许多印度教教徒和佛教徒受其影响皈依了伊斯兰教。皈依者中主要是下层群众,也有一些上层人物。以胡奇维利为首的著名苏非大师进入印度以后,他们在那些征服过的土地上传播伊斯兰教,用伊斯兰教平等博爱的思想影响和感化印度人,起到了安抚被征服民族的作用。